

清史演义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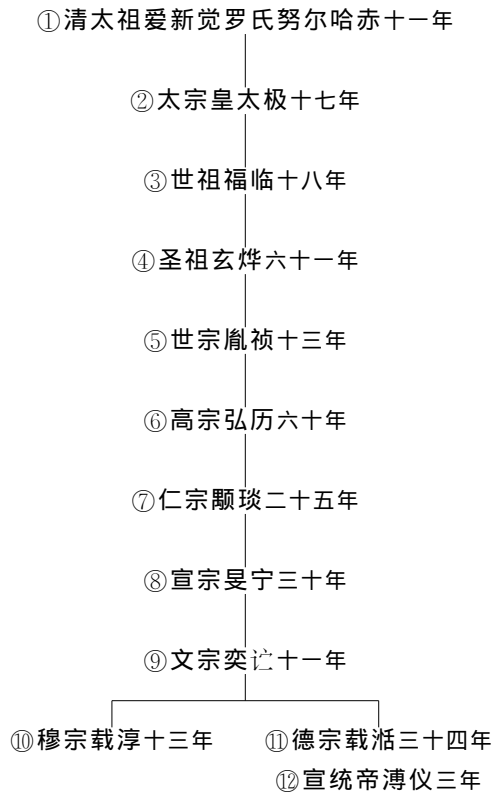
革命功成，私史杂出，排斥清廷无遗力；甚且摭拾宫闱事，横肆讥议，识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昔龙门司马氏作《史记》，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见解之高超，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乌有不问是非，不辨善恶，并置政教掌故于不谭，而徒采媒衺鄙俚诸琐词，麇杂成编。即诋诃然自称史笔乎？以此为史，微论其穿凿失真也，即果有文足征，有献可考，亦无当于大雅；劝善惩恶不足，鬻奸导淫有余矣。

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嫌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槊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麇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

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百回，凡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成，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稿甫就，会文堂迫于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阅者幸勿谓我疏略也。是为序。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清代世系图



目 录

第 一 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3)
第 二 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8)
第 三 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14)
第 四 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	(21)
第 五 回	猛参政用炮击敌 慈喇嘛偕使传书	(28)
第 六 回	下朝鲜贝勒旋师 守宁远抚军奏捷	(34)
第 七 回	为敌作伥满主入边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40)
第 八 回	明守将献城卖友 清太宗获玺称尊	(46)
第 九 回	朝鲜主称臣乞降 卢督师忠君殉节	(53)
第 十 回	失輜重全军败溃 迷美色大帅投诚	(60)
第 十 一 回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衮奉命略中原	(67)
第 十 二 回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74)
第 十 三 回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82)
第 十 四 回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88)
第 十 五 回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95)
第 十 六 回	南下麀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101)
第 十 七 回	立宗支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107)
第 十 八 回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114)
第 十 九 回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	(121)
第 二 十 回	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	(129)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师徼功	除大憨冲人定计	(136)
第二十二回	蓄逆谋滇中生变	撤藩镇朝右用兵	(143)
第二十三回	驰伪檄四方响应	失勇将三桂回军	(150)
第二十四回	两亲王因败为功	诸藩镇束手听命	(157)
第二十五回	僭帝号遘疾伏冥诛	集军威破城歼叛孽	(165)
第二十六回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尼布楚订约屈俄臣	(173)
第二十七回	三部内哄祸起萧墙	数次亲征荡平朔漠	(180)
第二十八回	争储位冢嗣被黜	罹文网名士沉冤	(187)
第二十九回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苦苛政倡乱据台湾	(194)
第三十回	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	(201)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	(208)
第三十二回	免死狗烹功臣骈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	(214)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	(221)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华龄	(228)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	(235)
第三十六回	御驾南巡名园驻蹕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	(243)
第三十七回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	(250)
第三十八回	游江南中宫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	(258)
第三十九回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	(266)
第四十回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帮慑服	(272)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	(280)
第四十二回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	(287)
第四十三回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	(295)
第四十四回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献馘逐载报功	(302)
第四十五回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	(310)
第四十六回	两军门复仇慰英魄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	(317)
第四十七回	闻警回銮下诏罪己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	(325)
第四十八回	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	(332)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瑶钦使报功	(339)

第 五 十 回	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	(347)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视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354)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362)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370)
第五十四回	弈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378)
第五十五回	江宁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384)
第五十六回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391)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398)
第五十八回	钦使迭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405)
第五十九回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412)
第 六 十 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419)
第六十一回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鏖兵	(426)
第六十二回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433)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440)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447)
第六十五回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454)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462)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471)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479)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485)
第 七 十 回	闻国丧长悲国土 护慈驾转忤慈颜	(492)
第七十一回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	(499)
第七十二回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	(507)
第七十三回	战浙东包团练死艺 克江宁洪天王覆宗	(514)
第七十四回	僧亲王中计丧躯 曾大帅设谋制敌	(523)
第七十五回	溃河防捻徒分窜 毙敌首降将升官	(531)
第七十六回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平渠魁自尽	(538)
第七十七回	戮权阉丁抚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讫	(544)
第七十八回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撤帘议决乾德当阳	(553)

第七十九回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以弟继兄旁延统绪	(561)
第八十回	吴侍御尸谏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约	(569)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中法开衅大起战争	(577)
第八十二回	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	(585)
第八十三回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	(592)
第八十四回	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	(599)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606)
第八十六回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614)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622)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629)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637)
第九十回	传谏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646)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两宫返辟 撤戍违约二国麀兵	(655)
第九十二回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663)
第九十三回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钦使宪政萌芽	(671)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679)
第九十五回	遭奇变醇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687)
第九十六回	二显官被谴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695)
第九十七回	争铁路蜀士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704)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714)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723)
第一百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730)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开场白若庄若谐，寓有深意，读者莫被瞒过。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每年写上红笺，当作新春的门联，小子从小到大，已记得烂熟了。曾记小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然全国二十余行省，还都是服从清室，不敢抗命；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比今日何如？到小子五六岁时，尝听父兄说道：“我国是清国，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脑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元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至《学庸论孟》统共读过，认识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小子全然不懂，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应当避讳？塾师写出玄字，晬字，胤字，弘字，颙字，沅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应缺末笔。”又续写歷字，宁字，淳字，随即于歷字，宁字，淳字旁，添写一曆字，甯字，淳字，指示小子说道：“歷字应以曆字恭代，宁字应以甯字恭代，淳字应以淳字恭代。”小子仍莫名其妙，直待塾师详细解释，方知玄字晬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歷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颙字是清嘉庆帝名字，宁字沅字淳字是清道光咸丰同治帝的名字，人民不能乱写，所以要避讳的。这等塾师也算难得了。

后来入场考试，觉赏功令森严，连恭代的字，都不敢写，方以为大清统一中原，余威震俗，千秋万岁，绵延不绝，可以与天同休了。虚写得妙。谁知世运靡常，兴衰无定，内地还称安静，海外的风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緬

甸，是中国藩属，被英法两国夺去，且不必说。清朝原是慷慨得很。忽然日本国兴兵犯界，清朝遣将抵御，连战连败，没奈何低首求和，银子给他二百四十兆两，又将东南的台湾省，澎湖群岛，双手捧送，日本国方肯干休。过了两三年，奉天省内的旅顺大连湾，被俄国租占了去，山东省内的胶州湾，被德国租占了去，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被英国租占了去，广东省内的广州湾，被法国租占了去，而且内地的矿山铁路，也被各国占去不少。这便叫作国耻。

嗣是清朝威势全失，外患未了，内忧又起，东伏革命党，西起革命军，扰乱十多年，清廷防不胜防；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呢。平心之论。我想中国的人心，实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时候，个个吹牛拍马，说他帝德什么大，皇恩什么深，到了清室推翻，又个个批他一钱不值，这又何苦？帝王末路大都如是。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是极是极。不过转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浊乱，所以民军一起，全局瓦解。现在清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照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的“殷鉴不远”便是此意。揭出全书宗旨，何等正大光明，不比那寻常小说家，瞎三话四，乱造是非。

闲文少表，且说清朝开基的地方，是在山海关外沈阳东边，初起时，只一小小村落，聚群而居，垒土为城，地名鄂多哩，人种叫作通古斯族，他的远祖，相传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称为肃慎国，帝舜二十五年，肃慎国进贡弓箭，史册上曾见过的。传到后代，人口渐多，各分支派，大约每一部落，戴一首领，多生得骨格魁梧，膂力强壮，并且熟习骑射，百步穿杨；赵宋时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内第一个出色人物，开疆拓土，直到黄河两岸，宋朝被他搅扰的了不得。后来蒙古兴起，金邦渐衰，蒙古与南宋联兵，将他吞灭，还有未曾死亡的遗族，逃奔东北，伏处海滨，经过了二百多年，

又产出一个大人物来；这个人物，说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天女如何下降，不知与天孙织女作何称呼？小子尚不敢凭空捏造，是从史籍上翻阅得来：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三人系出同胞，相亲相爱，只是塞外风俗，与内地不同，男子往来游牧，迁徙无常，女子亦性情活泼，最爱游玩。一日，姊妹三人，散步郊原，到了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洞壑清幽，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那时正是春风澹荡，春日迷离，黄鸟双飞，绿枝连理，暗藏春色。三人欢喜非常，便从山下蹀躞前行，约里许，但见一泓清水，澄碧如镜，两岸芳草茸茸，铺地成茵，真是一副好床褥。就假此小坐。佛库伦天真烂漫，春兴正浓，就约两姊妹解衣洗浴。浴未毕，忽闻鸟声嘎啁前来，三人昂首上观，约有两三只灵鹊，仿佛像姊妹花一般。绝妙对偶。就中有一鹊吐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坠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眼快手快，急忙拾取，视之，乃一可口的食物。是何物耶？试掩卷猜之！她也不辨名目，就衔在口内，两姊问她所拾何物，她已从口中囫圇咽下，模糊答道：“是一颗红色的果子。”拾到便吃，真是一个半开化的女子。两姊也不及细问，遂各上岸，着好衣服，缓步同归。谁知佛库伦服了此药，肚子竟膨胀起来，她自己也不知所以。到十个月后，竟产出一男，不但状貌魁奇，并且语言清楚，佛库伦不忍抛弃，就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襁褓婴儿，竟作髫年童子，只是佛库伦无夫而孕，未免惹人议论，幸而穷荒草昧，人迹稀少，始得抚育成人。可见天女之说，本来荒诞。儿名叫作布库里雍顺，系是佛库伦所取，因她在布库里山下，食了朱果，以致孕育，所以特地将布库里三字，作为儿名，留一纪念。布库里雍顺，到了十多岁，颖悟非凡，自念有母无父，当属何族，遂问他母亲佛库伦。佛库伦命以爱新觉罗四字。爱新觉罗，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其后布库里雍顺遗裔建一满洲国，遂相传为满洲语，若作汉文解说，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即姓氏意义，布库里雍顺的族系，即此可以明白了解。佛库伦是否天女，小子也不消细说了。以不解解之。

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闲暇时又在河边折柳编筏。看官！你道他折柳编筏，是何意思？他是具有大志，暗想穷居草莽，终究没有生色，若将柳条编成一筏，可以驾筏出游。果然天下无难

事，总教有心人，柳条越编越多，越多越大，居然成了一叶扁舟，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就轻轻在筏上坐住，顺着河流，飘扬而去。英雄冒险，胆大敢为，冥冥中亦像有风伯河神，当先引导，竟把那布库里雍顺送到一个安乐的地方。这是乘风破浪的模样。

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名叫鄂谟辉，野中有一村落，约数十百家，这数十百家内，只分三姓，习成强悍，专喜械斗，因此自相残杀，连岁不休。近时中国内地村民，亦有好械斗者，岂亦为三姓遗风所传染耶？一笑。一日，有女子汲水，见一柳筏，随流漂至，其间有青年男子，端坐在内，顿时骇异非常，急忙回告父兄。那时父兄即临河眺望，果然岸傍有一少年，头角峥嵘，仪表英伟，不觉失声道：“这是天生神人。”随即引之登陆，问从何来？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说是天女所生，由长白山下至此。霎时间哄动乡间，无论男女老幼，一齐出观，见了布库里雍顺，都道这个好郎君，真正难得。于是各邀布库里雍顺至家，仿佛一桃花源。东牵西扯，几至大家争论起来，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说我初到此地，辱承待爱，自当次第谒候。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我与他相见最早，理应先到他家，问候起居。”众人见他举止谦恭，吐属风雅，便个个叹服，一无异言。布库里雍顺就随了汲流女子的父兄，直至家内。那家格外优待，饷以酒食；饮半酣，座上老人更详问氏族，布库里雍顺一一还答。老者又问以婚未？布库里雍顺答言未婚。老者即起身入室，半晌间引一少女入室来前。走近视之，虽是乡村弱质，倒也体态端方。未知亦是天女否？仔细端详，就是汲流女子。老者嘱女子对答行礼，布库里雍顺亦离座作答。礼毕，女子转身入室，老者便对布库里雍顺道：“小女伯哩年将及笄，如蒙不弃，愿附姻好。”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逊一番。老者执意不允，布库里雍顺方与老者行翁婿礼。老者拟择日成婚，自是布库里雍顺就住在此家。暇时到村中各家问讯，村人见他彬彬有礼，无不欢迎。

到了吉日，一对小夫妻，谐了眷属，大众都到老者家贺喜。顿时高朋满座，佳客盈门，就中有一个白发朱颜的老丈，对主人道：“好一个小郎君，被你家夺作女婿。”又向众人道：“这是圣人出世，到吾村内，也算是闾村幸福。吾村连岁械斗，弄得家家不安，人人耽忧，现在不若奉此小郎君为主，

一切听他指挥，倒可解怨息争，安居乐业，大众以为何如？’众人听这一席言语，个个鼓掌赞成，欢声如雷。也不待布库里雍顺允与不允，竟一齐请他上坐，奉他作为部长，呼为贝勒。布库里雍顺得此天假的奇缘，遂运用智谋，部勒村居人民，建设堡寨，创造鄂多哩城，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作满洲开基的始祖。后人有诗赞道：

峨峨长白映无垠，朱果祥征佛库伦。

集庆星源三百载，觉罗禅亦衍云初。

布库里雍顺后，传了数代，又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比布库里雍顺似还强得多哩。看官！你道是谁？且少待片刻，容小子下回报名。

是回为全书总冒，将下文隐隐呼起；并将作书总旨，首先揭示。入后叙满洲源流。运实于虚，亦有弦外深意，确是开宗明义之笔。

成为帝王，败即寇贼，何神之有？我国史乘，于历代开国之初，必溯其如何祚祥？如何奇异？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隐隐指为荒诞，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第 二 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在今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去宁古塔西南三百多里，此地背山面水，形势颇佳，究竟是小小部落，无甚威名。当时明朝统一中原，定都燕京，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塞外荒地，视同化外；就是比鄂多哩城，阔大几倍，也不暇去理保，何况这一个小土堡呢？谁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子子孙孙，相传不绝，其间虽迭有兴衰，到了明朝中叶，出了一个孟特穆，智略过人，把祖基格外恢拓，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麓，后来改名兴京便是。

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继承先业，居住赫图阿拉城，还有五子，亦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统称宁古塔贝勒。觉昌安率领各贝勒，攻破邻近部落，拓地渐广，生了数子，四子名塔克世，娶喜塔喇氏为妇，这喜塔喇氏并非天女，呼应得妙。偏生出一个智勇双全、出类拔萃的儿子来。这人就是大清国第一代皇帝，清朝子孙，称为太祖，努尔哈亦是他英名。众儿郎喝一声彩。他出世时，祖、父俱存。他有一个堂姊，是觉昌安女孙，出嫁与古埒城阿太章京，已有数年，不料明朝遣总兵李成梁，驻守辽西，阴忌觉昌安，招诱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合兵围攻古埒城。这古埒城地方狭小，哪里挡得住大军，连忙差人到觉罗部求救。觉昌安得报，恐女孙被陷，遂与塔克斯带领全部兵士，驰救古埒城，与敌兵接仗，不分胜负。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开城迎入，城中得了一支生力军，人心少安。

觉昌安上城巡视，不分昼夜，每日指挥部众，极力防御。忽见城下一人，扣马而至，大呼开门，觉昌安从上俯视，其人非他，乃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原来尼堪外兰，旧隶觉昌安部下，因此相识。便问汝来何意？答言闻主子到此，特来禀见。觉昌安见无随兵，即开门纳入。尼堪外兰既入城，至觉昌安前，即抱膝请安。觉昌安命之起坐，问何故联明攻城？尼堪外兰婉言谢罪，并云：“前未知古埒城主，与主子有亲，故敢昌犯，今闻主子远道驰救，方识有婚姻关系；现已向明李总兵前，盛说主子威德及人，不宜与敌，李总兵已愿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岁献方物，李总兵且当上表明廷，请给主子封爵，管领建州。”明称长白山部为建州卫。觉昌安道：“汝言果真么？”尼堪外兰急得发誓道：“如有狂言，愿死乱刀之下。”大诈似信。觉昌安大喜，令阿太章京设宴相待，席间叙谈。尼堪外兰极力趋承，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龙虎将军印，什么建州卫都督敕书，不由觉昌安不信。喜人家拍马屁，总要吃亏。饮毕，辞去。次日城下各军，果然齐退。阿太章京见敌军退尽，拜谢觉昌安父子救援之恩，一面备办盛筵，款待觉昌安父子，一面烹羊宰猪，犒飧军士。大众饮得酩酊大醉，至晚各自鼾睡。醉死梦生。谁知蓦地里炮声大震，喊杀连天，众人从睡梦中惊醒，不识何处大兵，从天而下，身不及披衣，而头已断，手不及持刀，而臂已离，纷纷扰扰的一夜，城中的兵民，多半向鬼门关上挂号报到；觉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两夫妻，也亲亲热热，一淘儿归阴去了。趣语。古人说得好：“福兮祸倚，乐极悲生。”只为觉昌安误信奸言，遂中了尼堪外兰的诡计。到此方说出原因。

是时努尔哈赤年方二十五岁，因祖父二人往援古埒城，常着人探听消息，先接到明军撤围的音信，颇自安心，嗣后续闻警耗，至祖父被害一节，不觉大叫一声，晕倒于地。颇有孝思。及众人救醒，放声大哭。连他伯叔兄弟，都各凄然。当下检查武库，只留遗甲十五副，一一携出，指示伯叔兄弟，提出复仇二字，哀恳臂助。那时伯叔兄弟，自然感愤得很，分着遗甲，一拥出城，向东而去。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举不谓无名。

且说尼堪外兰用诡计袭破古埒城，掳了些金银财宝，搬回图伦，终日流连酒色，任情取乐。想是活得不耐烦了。忽报努尔哈赤兵到，顿觉仓皇失措，勉强招集部众，出城对敌。努尔哈赤不待图伦兵列阵，即纵马直出。

当先踹入敌阵中，部众乘势跟上，逢人便杀，见首辄斫，仿佛是生龙活虎一般，图伦兵从未见过这般厉害，霎时间纷纷退走。尼堪外兰见事不妙，忙拍转马头，落荒逃走。此时恰无计可施了。努尔哈赤追赶不及，收兵入图伦城，下令降者免死。城内外兵民，闻此号令，都投首乞降。休息一天，复发兵追寻尼堪外兰，终无下落。旋探知尼堪外兰已窜入明边，乃回赫图阿拉城，修书致明朝边吏，书中大意，是请归祖父丧，及拿交尼堪外兰。明边吏将此书上达明廷，此时正在明朝万历年间，老成凋谢，佞人用事，文武各官，多半是酒囊饭袋，误国该死。见了此书，就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是万不能允的；有的说是允他一半。嗣经执掌朝纲的大员，以李成梁无故兴兵，亦属非是，但执送尼堪外兰，有损国威，不若归丧给爵，买他欢心为是。神宗皇帝准了此议，遂令差官奉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建州卫都督册书一函，龙虎将军印一顆，并送还觉昌安父子的棺木。若此，努尔哈赤，也算是万分荣幸了。

差官到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以礼迎入，北向受封。是已有君臣之分了。只因尼堪外兰未曾拿交，仍央差官回请。差官去后，待至数月，毫无音响，努尔哈赤复仇心切，镇日里招兵买马，大修战具，分黄红蓝白四旗，编成队伍，旌旗变色，壁垒生新。一日升帐宣令，饬部下头目，排队出发，直指明边。众头目请道：“此去攻明，必须经过某某部落，须先向假道方可。”努尔哈赤道：“不必！有我当先开路，汝等紧随便是。”大众无言可说，便跟着努尔哈赤出城。车驰马骤，风掣电驰，所过各部落，毫无防备，由他进行；稍强横的部民，拦阻马头，不是被刀杀死，便是被箭射死。太不讲理！行了数日，距明境只三十里，努尔哈赤便命部众停住，扎好了营，令队长齐萨率壮士数十人，往明境叩关，索交尼堪外兰。是时明总兵李成梁，已由明廷遣责，说他无端启衅，褫职回籍。掉了一个新总兵，懦弱无能，闻觉罗部遣众叩关，惊慌得了不得，不得已派一属弁，与军士百人，出城与齐萨会议。齐萨所说的，无非是索交尼堪外兰，否则兵戎相见，差弁无可辩驳，只得唯唯而还。也是尼堪外兰恶贯满盈，命数该绝，正在城中探听消息，踟躕前行，无巧不成话，偏与差弁相遇；差弁即将他骗入署中，禀明总兵，一声呼喝，将尼堪外兰反绑起来，推入囚车，遣两役舁出，像扛猪的扛了去，

趣绝。扛到郊外，送交清营。当由垂辫的兵役数名，从囚车内一把抓出，拖入帐中，尼堪外兰已魂飞天外，但闻得一声惊堂木，接连有“你这骗贼，也有今日”两语，正思开目张望，可奈乱刀交下，血晕心迷，霎时间一道魂灵，归入地府，适应了前日誓言。一报还一报，骗子究竟做不得，假愿也是罚不得。

自是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每岁输送方物，明廷亦岁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并许彼此人民互市塞外。

这觉罗部渐渐富强，名为明朝藩属，实是明朝敌国。句中有眼。远近部落，又被他并吞不少。那时这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乘着这如日方升的气象，想统一满洲，奠定国基，当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子，作为祭神的场所；工匠等忙碌未了，忽掘起一块大碑，上有六个大字，忙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不见犹可，见了碑文，暗觉惊诧异常。他却阳为镇定，仔细摩挲了一回，突然向工人道：“这妖言不足信，快与我击断此碑！”确肖雄主口吻。看官！你道这碑文是如何说？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煞是可惊，隐为后文伏笔。此碑既由工人击断，努尔哈赤始退回帐中，心中却闷闷不乐。次日来了一个外使，说是奉叶赫贝勒命，来此下书，努尔哈赤暗想道：“偌大这叶赫部，乃竟来与我作对么？”踌躇了一会，方唤来使入帐。来使呈上书信，努尔哈赤展视之，但见书上写着：

叶赫国大贝勒纳林布禄，致书满洲都督努尔哈赤麾下：尔处满洲，我处扈伦，言语相通，势同一国，今所有国土，尔多我寡，盍割地与我？

努尔哈赤看到此句，不由的怒气上冲，将来书扯得粉碎，掷还来使；并向来使说道：“我国寸土寸金，就使汝主首级来换，也是不允。”说罢，命左右逐出来使。使者抱头鼠窜而去。努尔哈赤即于次日出城阅兵，严行部勒，详申军律，并命军士日夜操练，专待叶赫兵到，与他厮杀。有备无患。

且说叶赫国在满洲北方，与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互为联络，名扈伦四部，明朝称他为海西卫。又以哈达居南，叫作南关，叶赫居北，叫作北关。叶赫为扈伦大国，清灭叶赫，始及明境，故叙述较详。叶赫最强，又与明朝互通聘问，明朝亦略给金帛，令他防卫塞外。叶赫主纳林布禄闻努尔哈赤统一满洲，料他具有大志，宜趁势力未足的时候，翦灭了他，方无后虞，思想也自